

苏修文艺 批判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2151乙

苏修文艺批判集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修文艺批判集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19,000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10171·365 定价: 0.62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让我们共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毛主席语录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

目 录

费多尔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魏峡安（1）

——读苏修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

附：苏修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

赫列斯达阔夫的子孙们……………魏峡安（20）

——读苏修短篇小说《低声说话的人》

附：苏修短篇小说《低声说话的人》

他们在“交换”什么？……………杜华章（34）

——读苏修中篇小说《交换》

附：苏修中篇小说《交换》的节译和摘要

从“适得其所”到不得其“所”……………方泽生（61）

——评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

附：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故事梗概

《真理报》为什么发火？……………常 峰（75）

——评苏修小说《现代人》

附：苏修长篇小说《现代人》故事梗概

如此“当代英雄”……………常 峰（114）

——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

附：苏修中篇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故事梗概

“外来人”带来的是什么?任 侠 奚文熙 (129)

——评《外来人》

附: 苏修话剧《外来人》剧情梗概

是英雄,还是鹰犬梁赞鲁 (142)

——评苏修话剧剧本《炼钢工人》

附: 苏修话剧《炼钢工人》剧情梗概

《特别分队》特别在哪里?任文欣 (155)

附: 苏修中篇小说《特别分队》故事梗概

“净化”还是“污染”?隋 岛 钟 亮 (168)

——评苏修电影剧本《湖畔》

附: 苏修电影剧本《湖畔》故事梗概

朽木为车车必覆邢一清 (182)

——评苏修话剧剧本《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

附: 苏修话剧《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剧情梗概

地中海的今天昨天和明天方泽生 (192)

——读苏修电影剧本《礼节性的访问》有感

附: 苏修电影剧本《礼节性的访问》故事梗概

“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

.....徐继先 (202)

——评《勃兰登堡门旁》

附: 苏修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故事梗概

是“花圈”，还是圈套？……………任文欣（215）

——评《海浪上的花圈》

附：苏修中篇小说《海浪上的花圈》故事梗概

“万王之王”的厄运……………裘辛钟亮（223）

——评电影剧本《驯服火焰》

附：苏修电影剧本《驯服火焰》故事梗概

是朋友还是敌人？……………郭季竹（241）

——评《秘密活动》

附：苏修中篇小说《秘密活动》故事梗概

在夜幕的掩护下干了些什么？……………闻平钟亮（252）

——批判苏修电影剧本《夜晚纪事》

附：苏修电影剧本《夜晚纪事》故事梗概

在“自由”的泥潭中……………常峰（266）

——评《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附：苏修电影剧本《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故事梗概

“童话”与现实……………施毅钟亮（281）

——评《普尔热瓦斯基之马》

附：苏修剧本《普尔热瓦斯基之马》剧情梗概

在“善”与“恶”的背后……………任铨（295）

——评《白轮船》

附：苏修中篇小说《白轮船》故事梗概

从当代苏联“工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翁义钦 倪蕊琴 (310)

——苏修文学述评之一

从当代苏联“农村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翁义钦 倪蕊琴 (318)

——苏修文学述评之二

从当代苏联“军事题材”作品看苏联侵略扩张的野心

.....翁义钦 倪蕊琴 (328)

——苏修文学述评之三

编 后

..... (336)

费多尔的去、现在和将来

——读苏修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

魏 峡 安

毛主席曾经指出：“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经常愿意读一点反映苏修社会各方面的种种资料，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在内。它们从反面证明着马克思、列宁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论述的正确，以及我们今天学习和落实这些论述的重要意义。倒要感谢日益堕落的苏修文学界，不断为我们的学习提供很有价值的反面参考资料。请看，放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短篇小说，篇幅不长，情节简单，只写了伏尔加河边一个建筑托辣斯经理费多尔的一次家宴，但却又象是给苏修社会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透过它认识一些人，看到俄罗斯大地上所发生的社会变化。

我们不妨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宴的主人费多尔。小说对他的外形刻划只用了这么几个字：“高个子，宽肩膀。”但在这么一个神气活现的骨架里面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灵魂？他从过去到现在的经历如何？要去问他自己显然是困难的，何况

他现在正忙着准备接待客人呢！好吧，那就让我们等一等，暂且看看他如何接待客人吧。

大门口出现了两个身影，第一批客人来了。可是这两个客人却远没有这座铁丝网围着的“宫殿”那样“体面”：一个是头发花白、“颧骨晒得发黑”，精神疲惫的老头，一个则是“瘦骨嶙嶙”的中年人。客人们这种与此时此地格格不入的形象，使费多尔的两个在院子里玩乐的女儿大吃一惊，以致紧张地高呼起“妈妈”来。小说这样写道：“她们看见祖父和伯父后慌乱失措，竟忘了和他们打招呼。”

“祖父和伯父”？这也就是说，来者是费多尔的父亲和哥哥了。于是，费多尔的老婆出来了，费多尔自己也出来了。以后的情节不必细述，总之，父亲扎格达伊金和哥哥萨维利很快发现：“作客来得不是时候”，费多尔正在等待另一批客人，一批真正的客人。不容迟疑，费多尔在“拥抱”他们以后，急速地把他们赶到了“冰窖后面的荫凉处”，让他们在草地上躲着，用萨维利的话来说，他们成了“后院的两条狗”。

岂止是“来得不是时候”？你们换一个时候来看看！当然，“拥抱”依旧，但是，冷遇也依旧。为什么？因为这父子三人，早已分化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一点，扎格达伊金和萨维利还搞不大清楚，作者也有意回避着，但事实确是如此。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对比：

父兄俩的苦恼是每天在泥灰弥漫的工地上劳动到“背上的汗水象一条小河一样奔流着”而捞不到休息，费多尔呢，他也有苦恼，每晚要为“吃得过多而受苦”；

父兄俩跟“人口众多”的家小，挤在一所鱼腥、烂菜味“经

久不散，风也吹不出去”的破屋子里，而费多尔的住房——“空着肚子的人简直没法跑遍”；

父兄俩平时是“连衬衫也不穿，只穿一条衬裤在工作”，费多尔家里呢，他老婆“什么家务都不做”，成天和一群“朋友们”，“穿着彩色的运动裤和紧身的短衫在花园里散步。习惯地大量喝啤酒，高声大笑。”他的都成了大学生的女儿们则“穿着一样的裤子和短衫在橡树荫下打乒乓”；

.....

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悬殊的差别！

恩格斯在论述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对立时曾说，“好象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扎格达伊金家里出现了这种同一个家庭、“不同的种族”的奇特情景，正反映了苏修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和阶级压迫的惨重。此刻，费多尔的父兄正躲在冰窖后面愤愤不平地发牢骚，其实这也大可不必，须知你们今天首先不是走进了儿子或弟弟的房子，而是走进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的院宅；资本家把两个工人当作“后院的两条狗”，必然如此，只能如此。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特性。连《红楼梦》中的那班封建贵族也没有做得那么赤裸裸。与贾府转弯抹角地沾上一点亲的农民刘姥姥闯进了大观园，那批主子还拉她到家宴席上取笑一番。但扎格达伊金在亲儿子的“大观园”里的遭遇，连一个刘姥姥也比不上了。取笑是有的：孙女儿们，不，公主们“用某种好奇的眼光看他，经常在等待着老头子古怪行为”；而家宴上的席位，则没有了。贾母、王熙凤有时

还假惺惺地与刘姥姥拉拉亲，送点东西，而费多尔和他的哥哥相遇，则“胸膛对胸膛顶在一起”，“放在背后的手都捏成了拳头”。总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费多尔的阶级观念鲜明极了，尽管他还不愿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谁若真要把他和父兄们划为一类，真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工人看，那保管他非大发雷霆不可！

至此，我们已对费多尔现在的阶级属性有了一个初步的、但却又是明确的认识。在过去曾大肆宣扬过“人类之爱”、“骨肉之情”的苏修文学家们笔下，出现了对一个家庭中颇为尖锐的阶级对立的描写，并不奇怪。前者反映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通过人性论的宣传向资产阶级投降、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政治思想路线，这种宣传他们今后还必将继续下去；后者则对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包括在家庭中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专政后的社会现实作了一定程度的侧面反映，尽管作者的立场决不是站在被专政的无产阶级一边。苏修文学在内容上的这种变化说明了否认阶级斗争必然会直接导致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专政，也说明了整个苏修社会腐朽、溃烂的程度和速度。

虽然费多尔把家庭的面纱一把撕破了，但在父兄的心目中毕竟还留着他的“过去”。费多尔本人早年间也在建筑工地做过工，那时他“没有独立的洋房，没有叫爱尔卡的狗”，“他的老婆也没有天蓝色的裤子；她那时灵活地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一句话，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若再要查他的“三代”，那么，不仅他父亲扎格达伊金是建筑工人，而且整个“家族里的人全部都是建筑工人，分布在伏尔加河沿岸，直到里

海”。这样一查，我们对费多尔这个典型的认识又可深一步了。显而易见，他是一个背叛工人阶级的无耻叛徒，一个十足的“暴发户”。工人世家的出身，自己做过工人的经历，决不能保证一个人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费多尔就是一个明证。过去的一切，他自己可能也会偶而回顾一番，并作为今天“暴发成绩”的对照而沾沾自喜，但在我们看来，那只能是对他丑恶的蜕变过程的一个辛辣嘲讽。

他是怎么“暴发”起来的？即他是如何一步步从过去走到现在的？这也不必多加论述，回到小说中去，看看他接待第二批客人的情形便可了然。

这是一批神气的客人，而其中最神气的则是费多尔的上司——日涅茨。他也和费多尔一样“高个子，宽肩膀”，而且还有一双“犍牛般的眼睛”。费多尔这下可忙坏了，先是陪着他在觥杯交错中吃了一顿，接着又陪着他在伏尔加河里游了一次泳，尽管费多尔“冷得发抖”、“嘴唇发青”，也还要强装“开心地笑着”。最后，进入中心节目——陪日涅茨去看为他建造的一所别墅，一所“真正的宫殿”。

费多尔为日涅茨造这所别墅，完全是因为有这样一段历史：

一年之前，一个五月的白天，日涅茨同志本人在这里高高的河岸上站了一会，幻想地赞叹道：“多美的地方！这才真是造别墅的地方，啊？”

日涅茨的这个“啊”，令人捉摸不透，但费多尔捉摸透了，

他在这个“啊”字里听出了这样的内容：“该在这里替我造一所别墅！”于是——

那时日涅茨走了后，费多尔就扳动所有他的权力能及的杠杆，在一年之内造成了这所别墅。

“扳动所有他的权力能及的杠杆”——这里包藏着多少营私舞弊、巧取豪夺、损害人民利益的勾当！至少，扎格达伊金在工地上每每劳动到一半就没有了建筑材料的哑谜，总可以在这里解开一大半吧？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赤裸裸的犯罪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即如列宁所说，“要再三同这些坏家伙作斗争”。但费多尔可以额手称庆的是，他所处的社会是鼓励这种行为的。何以为证？请别忘了今天费多尔举行家宴的目的：“庆祝由于完成建筑计划而得到奖金”。费多尔献给日涅茨一座别墅，日涅茨发给费多尔一笔奖金，或许还会再提升一级，这就是他们之间不断重复的交换原则。换言之，修正主义的官僚们不断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化作“物质刺激”培养和“刺激”工人贵族，工人贵族又不断地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报答和取悦他们，以期获得更大的利益。“刺激”越大，“报答”也越丰厚；钱越多，官也越大——多次往返以至无穷，腰缠万贯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形成了。费多尔的“暴发”自不是偶然。

《红楼梦》里有个贾雨村，因私下得到一张“护官符”，懂得了应该奉承哪家哪族而不惜徇情枉法，因此得以步步高升。费多尔情悉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里的生活秩序和心理默

契，活动其间而游刃有余，因此，也可以说是掌握了一张这个集团内部通行的“护官符”。他“生财有道、官运亨通”的秘密全在里边。如果说，贾雨村的“护官符”是封建社会里不成条文的法律，那么，费多尔的“护官符”则是苏修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的直接体现，效用远比他们某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条文大得多，应用范围也广得多。这是费多尔“暴发”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张“护官符”也不是费多尔独得，你看他那批来赴宴的“毫无例外地健康而肥胖”的朋友们，他那个经常在电话里“代某人说情，向某人叫骂，又对某人献媚”的老婆，以及他老婆那批“营养极好、非常健康”的朋友和她们的丈夫，哪一个不是运用这张“护官符”的好手！况且，费多尔的这类“朋友”也决不止今天在院宅围墙内狂欢的这一些，围墙外比比皆是，直至勃列日涅夫本人。

看了这么一次家宴，我们总算认识了费多尔，发现了他从过去到现在的足迹。现在好了，闹哄哄的客人们走了，疲惫的费多尔终于把眼光回到憋了一肚子气的扎格达伊金和萨维利身上。于是他遭到了一点责备。萨维利骂他“把良心丢掉了”，费多尔吃惊地责问为什么如此“欺侮”他，萨维利的回答是：“你是咱们自己人，所以打得你痛。”扎格达伊金附和道：“正是这话，正是这话！你是咱们自己人。我们不能让你更深入地陷入罪恶中去。”

有所不满，但却是“自己人”，因此要来“劝导”。在这里，作者的立场、观点通过两个毫不觉悟的糊涂工人的形象，破纸而出。原来他才真是费多尔的“自己人”呢！他多少看到了一点苏联国内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避免这

些矛盾的更加激化而加速修正主义统治的灭亡，因此想用小说作一番“调解”。其办法，先是把产生于反动社会制度本身的种种罪恶归之于费多尔这样个别人的身上，接着便“老谱袭用”，以人性论的说教来调节和“消弭”矛盾。而其中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千百万扎格达伊金和萨维利相信费多尔们是“自己人”，因此对他们的罪恶行径，不能用反抗的手段、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只能“诱导”他们“良心发现”。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所在。

但是，人们知道，“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从费多尔到日涅茨，直到勃列日涅夫，他们身上决没有一丁点儿作为工人阶级“自己人”的“良心”了。今天，费多尔把他作工人的父兄赶到了“冰窖后面”，而实际上，他们一群早已把整个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推入冰窖之中！请看日涅茨那双“犍牛般的眼睛”，不正闪烁着要吞噬一切的贪婪凶光？

无产阶级对这伙寄生虫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如列宁所说，“必须有铁的手腕”，“清除他们，赶走他们”！现在的苏联当然不可能做到。但总会有这一天的。这就是费多尔和他的“朋友们”的将来。

小说结尾，送走了父兄的费多尔在田野里“深思”。作者似乎也在“深思”。但即便是挖空心思又怎能阻止得了这个将来的到来呢！